



/

離去的字詞



一、一個令人不舒服的形象，從童年回到我眼前。有一天，在會談時，應該說在會談結束時，在我看著那準備要離開的年輕女人的一瞬間。但這個形象似乎除了與這習慣的離去之外，沒有任何的聯繫。說它不舒服，太過輕描淡寫了：這是如此令人困擾的形象，以致我無法這麼一口氣寫完，用一個通用的語言，而死的語言又絕對與它的鮮活格格不入——即使我還記得的拉丁文，足以用來包裹這「赤裸的母親」〔*matrem nudam*〕。在一段期間，這形象與它所呈現沒有著衣的人，有著同樣獨立的生命，甚至還要更獨立，因為與原形相反的是，當我呼喚它時，它並不出現，至少不帶力量地出現、不以其事件的性質出現，而當它出現時，我又不知如何令它離開。於是，它總出其不意地來探視我，但現在，都是在會談的過程中。先有某種東西呼喚我，沒有告知它的名字，一種每次都不一樣的分神，而我追隨著它，輕微地被催眠、像是被聯繫於一個視覺的印象，也許，或許是一個聲音。然後這形象便揮之不去。這實在是不舒服，而且很接近一種症狀，宛如是我在被分析時的症狀。當這一切都消失了之後，即使在今天，我仍不知道是哪個既隱晦又明顯的聯繫，把「我的」形象和它的出現模式，連於這一位女病人，至少我自己想出的念頭，對我而言是不完整、退縮的，一如其解釋。但我知道第一次的場合，是這年輕女士一個輕微的動作，她肩膀悄悄地傾斜；而我也知道，我區別開這形象的本身，帶著情欲（傾斜與傾慕相去不遠）且固定的，和其出現的模式，對我總是移動的、變化的、自然的，至少是不經意的。這形象的來臨，讓我想到佛洛伊德所寫的「舊式的〔*nach alter Manier*〕回憶喚醒」，也就是說回憶在精神領域的再現，以前是用催眠來取得。至於它來探視我所採行

的途徑，我認為可以說是相當「新式」的，也就是說行動化的再現，因為當它第一次發生時，是在一個目光的動作裡，而且接下來的分神，通常是在我說話之際出現，這還讓我有種想要獲得什麼的感覺，總之，是一個與其本身無關的東西。這是我個人的強調，它有著一個移情運動的不平衡的態勢。移情，此處是分析師的移情，若再引佛洛伊德之言，正是它「在疾病與生命之間，過渡的王國¹」。

二、偶爾，在幾秒之間，或許在漫長的幾分鐘裡，會談中的分析師，行使了柏班所稱的「活在地球上所有人的基本權利：無需知會其消失而消失²」。這個權利的行使並不容易，也非隨時都能辦到，其實它幾乎是虛幻的，就像在生命中的虛幻。因為病人，還有分析的本身，一向都要求這消失要被告知。某些病人，表面上看來不在乎，卻以其漠然的本身來要求；而此外，當漠然有可能是所有的痛楚、或所有的在場、或所有的神智，分析師根本無法真正缺席，如果他被這個漠然、被漠然要求的，所感染了。另外的病人，他們自己秘密地、根據自身的故事，來助長缺席，從而嘗試去控制它，他們可以說是滑到你身邊，讓自己被遺忘，好被一齊帶走——或者他們不耐地、簡單地等待你回來，然後告訴你，你所作的一切。更還有其他的病人，錯誤地相信你已經離開了：就是這些病人會抱怨，會說獨自被留在房間裡，會想

1 以上幾則引述，請參見，佛洛伊德，〈*Erinnern, Wiederholen und Durcharbeiten*〉（1914年），G. W. X，與〈重新記憶、重複與通徹〉，收錄於《精神分析的技術》，PUF出版社，1975年。

2 柏班（Christian Bobin），《瘋狂的態勢》，Gallimard出版社，1995年。

像你剛才出去了一會兒，還會做在他處進行的會談的夢。但是分析師「確實」消失的感知，卻由不同的方式傳達：病人停止說話，他自己追循著他的思緒；或者是一陣驚悚讓他脫鉤，而在他的沉默、或是他的退守之中，分析師又回到會談裡來。或者這是一種令人作噁的被遺棄的感受，一種由暈眩為開端的空虛的感覺；威尼考特定然會說*holding*的缺陷的效果——這動詞有握住、涵容、留住、擁有的意思——它的暫停（*hold on*，不要掛斷、不要離開），甚至會剝奪了不僅在愛情、也在生命中不安的時刻裡，那無聲的「抱緊我」。如果這真是缺席，如果分析師想要作個筆記時，如柏班雋永地說「跨過了一扇白紙的窗戶」，或如果他跨過的是一扇回憶或思慮的窗戶，沒那麼清晰、潔白，如果這是一個退縮或逃離，那麼，分析師能夠相當簡單地，告知自己、告知病人，他的消失。對於活在地球上所有人基本權利的行使，只能說抱歉了，銷蝕的時機選得不好：這將只是他的注意力、他工作的工具，的一則自由運動。然而，最完全的退縮、最瘋狂的逃離，都未曾離開分析的場域，因為它永遠都更為廣闊。退縮，對會談、對病人、還有對自己，都只是個短暫的「再見」；逃離是激烈的；而這像是做家務一般地，反移情的行使與職業的操作。

其他的時候，分析師在會談中的消失，是比較獨特、比較徹底、也比較禁欲的。缺席並沒有從分析的稠密素材中切割出來，稠密到沉默、到無力、甚至到荒漠，因為一個中斷的、或僵化的進程，也能夠表達像在生命中同樣緊密的事。此外，分析師並沒有缺席，適好相反，他尤其覺得自己在場，對著病人講話。正是

在對病人說話時，他察覺自己的消失：他說的字詞不再被重複，也無法植入。我們可以說是一個不恰當的消失，由不恰當的表達構成。我們想要重拾病人自己用的字詞，讓他聽出他某句話的多重涵義，建構起故事驀然誕生的一個片斷——而我們其實是稍微在旁邊、或在後方說話。字詞遠離了，就不再完全是相同的字詞，故事的片斷剛從思維到口邊的路上解體了，多重涵義不再是多重音部。以訊息而言，它已黯然失色了。我們明白——但我們不因此停止。分析師已經失去他的話語，但他仍然繼續說出不適切的字詞，而他當時才想到，他不曾學過說話，於是他不再說話。

三、銓多斯爵士消失了，某天他要讓他四歲的小女兒明白，一定要永遠都說實話：「這同時，到了我嘴邊的種種意念，突然沾染了一個如此多變的色調，且相互交融，以至於我很吃力地把整句話說完，然後像是很不舒服，〔……〕我把小女孩獨自留下，走時甩上門，而完全無法重拾神智，直到我騎上馬，穿越無人的荒野，奔馳了好一陣子之後³。」

就像在有些時候，字詞之無趣，而說實話之必要，危險地逼近於沉默；就像時間剛來闔上（如果闔上的不是行李），在面對逼你開口、字斟句酌去回答，關心人類前途必問的兩個問題其中之一：「事情真的是這樣嗎？」（另一個問題——「這真的值得嗎？」——在此未有一席之地），這時，真想伴隨著銓多斯爵士

³ 霍夫曼許塔（Hugo von Hofmannsthal），〈一封信〉（1901年），收錄於《銓多斯爵士的信與其他散文》，Gallimard出版社，1980年。〈一封信〉的法文譯者為尚·克勞德·施奈德（Jean-Claude Schneider）。

到無人荒野的中心，和他一塊兒騎一段他飛馳的困擾。真想，但這又太過美好了。我們當然還記得這封信接下來絕美的段落。在憂鬱的升騰與熾燃中，這浪漫主義最後的奔馳，將字詞意義的失落（「穿過字詞，我們便達至虛空」），指涉到一個沒有人說的驕傲的語言，這語言「沒有一個字我認得，在這語言中啞的事物對我說話，且或許有一天，在墓穴裡，面對一位不認識的法官時，我還能用這語言替自己辯護？」。對於此處所提的分析的平庸事件，這實在是太多了（但第一、為了在面前有一個真正不認識的法官，我們有什麼不能付出的？且第二、我們難道不能說，這個啞事物的語言，是某個母語的再創造嗎？）

分析師這樣消失在其字詞中，並不因此而有什麼神秘。當他在分析中說話時缺席，發生在他身上不是什麼隆重的事：如果他的字詞不能再造治療的動力，如果他邊說邊與自己分離，那是因為他不知不覺地在說自己，或者也可以說，他在進行移情。精神分析師在會談中短暫的行動的熱情，由……其實，由什麼都可以激起：病人的某件小事可能突然困擾了他，是困擾、而非打動。與言辭的目標毫無關係，這通常是被割離出來，如同一陣靈光、如同機智本身。這可能是某個內斂的事物、聲音及其頓挫的一種和諧、肢體的一個不明顯的動作，在這失落的輪廓裡，平躺的身體和坐起的身體的輪廓，用如此獨特的照明來注視的身體，在分析中的眼神交換的照明，而眼神每次都像是投向先前每一次的第一個眼神：這簡單得像是那片廣懋的地域，對孩童而言，即是一位母親眼神中的機智，她懂得解決一個隱晦的時刻——她懂得離去，且她懂得從她白天或黑夜的離開又回來。但這，這個情緒，這還可以說出，只要等到某種固定不動，它入侵然後驅走所有與

它無關的思維。這很簡單，沒錯，就像鏡中赤裸母親的懾人形象的美與回憶，有尺度、但無遮蔽的形象，而在一個眼神的交換中，超越了尺度，隨著那，在倒影裡太過清楚且紅潤的，身體的一處，她自己用手指朝上比著，就像在蒲利馬蒂邱一幅謎樣的畫作裡。「一個形象丟給自己困擾，來挑戰意義」，芙蘿杭絲·德萊在〈乳房尖端的第二個讚美〉中這麼寫道⁴……

在其他時刻，當然這是女病人言辭的內容在運作，因為就在旁邊，如同一個整體。但其實，並非言辭的內容，而是言辭的情境，在一個含蓄又專橫的戰略裡，才是真正鄰近的事物。這是如此鄰近，以至於分析師，這回是被打動、而非困擾，藉由移情闖入所引進的第三者的回憶與形象，來接納一個他或許本該排離的內心運動。他在說話，他與經由說話而接近的人分離，而突然他們太過接近，於是他們逃離，同時一起、又各自逃離對方。是誰，他們？到底是誰？而他們是誰？但應該要以何之名來回答、來再解釋、來敘述更多？（但又必須要以何之名來準備敘述？）透過倒影的鄰近、和倒影之回憶的鄰近，他們各有各的倒影，而我們終能感覺到，他們是遙遠的嗎？因為女病人身上的倒影，在一個無法理解又怪誕的母性時刻，強加於分析師，如同一個熟悉且遙遠的證據，直令他感到，在「他自己的」謎般的形象中，那模特兒、和她在鏡中的倒影，幾乎都不歸他擁有。他那「蒲利馬蒂邱式的」形象：我做過確認，當然是在字典裡——一個難逢的好機會——*primaticcio*，意指早熟的、倉促的。一個最初的、早熟

4 芙蘿杭絲·德萊 (Florence Delay)，《楓丹白露的仕女》，F.M.R.出版社，1987年。

的、倉促的信仰的形象，帶有，就說是，居首位的整體性；奇怪地被鏡子的誘餌變得客觀的信仰。

誘餌、信仰、謎、以及太過玄奧的陳述方式；其實可以比較清楚地說：某一天，一位女病人和她的分析師交換了他們母親的回憶，但女病人完全不知情。或許於她還留有一個謎般的訊息，一個意符；而留於分析師的，總之，是個篤信的回憶，在今天一如在童年，在現下的事件裡一如在時間裡——怎麼說都好，篤信他曾經不足以去移動，那些如此強烈、如此無法理解地占據住不同的場景的東西，還有它們的演員；不足以去把某人從某事上扭轉過來，而更進一步，把某人從另一人身上扭轉過來。留於分析師的，是篤信曾運作過這個不足，在現今一如在當時、在嬰兒期的不適時中，一邊在旁說話、一邊希望被愛，就在他這無效力的話語的付諸行動中。

四、佛洛伊德寫信給容格，是關於一個六歲小女孩的分析觀察：「小孩不肯說話的現象，也來自於她立刻完全地、全然地讓自己進入移情」，而我們可以說消失於自己字詞中的分析師，所作無異，儘管表面不是如此（因為他在說話）。與小孩不同之處，在於「完全地又全然地」。因為分析師並沒有完全地、全然地在他自己的場景上，而且他，或許太過分地、但又不完全地，扮演自己的角色，還演得不太好，有時還被唯一觀眾的在場所殘留的什麼所干擾，還要抵抗某種遺忘。不久後，他就要去尋找本來要說的事。

五、「前幾天，爸爸和我聊天，我們同意說精神分析不是普

通人都可以做的事，但這必須是件更好的事——天曉得是什麼！倒不是分析的工作有多麼地困難，只要有點理性，我們就可以把它做好。〔困難的〕是，要一直關心人類的前途⁵」。

但我們並非一直都是「天曉得是什麼」（一個聖／症人，拉岡這麼說，遊走於「聖托瑪」與「症狀」之間，在一篇題為〈症托人〉的課程中）。我們比較常是銓多斯爵士的朋友、兄弟、或子女，也就是說一個普通人、或帶有前途的較不普通的人，這就是說，不論願意與否，作為某種遺忘、某種消失的主人與演員。此處，命運即是移情，其結果不是製造一個回憶，而是製造一個行為。忘記的事，以行為的形式再造。我們曉得，在佛洛伊德筆下，這如同顯見的事實：「他再造〔忘記之事〕，不以回憶的形式，而是行為的形式〔……〕」；*Er*（普通人）*reproduziert es*（他忘記之事）*nichts als Erinnerung, sondern als Tat*⁶。而於這再造過程中，某事缺席了，如一則對自己的思維。移情是一個行動的失憶。當忘記之事被再造，在移情中以行為、而非字詞的形式再造，此時，所失落與消失的，這個缺席的、失憶的思維，說話者渾然不知，但它構成一個基礎事件、一個「負向」事件，就像我們說「負向」的幻覺，當幻覺從現實生活中割離出一個客體或一個片斷，來抹滅它們。進行這個「負向」思維的經驗，由移情行為中空地畫出的思維、消失的思維，為使這思維不僅只是重複的

5 安娜·佛洛伊德於1926年8月19日致安德烈亞斯-薩樂美（Lou Andreas-Salomé）的信，引述自楊布路厄（Elisabeth Young-Bruehl），《安娜·佛洛伊德》，Payot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192頁。

6 佛洛伊德，〈*Erinnern, Wiederholen und Durcharbeiten*〉，同前，第129頁，與〈重新記憶、重複與通徹〉，同前。

客體。為使它不僅只是前途裡一段時期的組織者。

重複與消失是相聯繫的，一如分離與出現。這些聯繫看來是如此曲折，以至於思考、或當面注視的目光，都無法將之占有。有一種像事物失落的輪廓，它從為了清楚顯現而過於靠近的前景出發，結束於透視法的模糊勾邊裡；而在兩者之間，有移情再造的偷遛的客體。要攫取這些偷遛的客體，正是分析的任務，也就是說，在造成分離與消失的、在分離的形式與運動之中，去攫取那曾在過去以一個保持暗啞的形象而出現的事物的痕跡、還有當事人所施加於這個形象的事物的痕跡。偶爾，分析師之於他自己，就是他分離的客體。

六、當「普通人」是病人時，事情的進行大致也是如此，而為了讓它們進行地更好，就抹黑它們吧：他的前途，一點也不值得高興，像是把他弄成一個摩登時代的演員，他是製造替代行為的機器，量產地、相同地、永遠地，並是尋找經濟論的機器，為能在事後賦予它們一個意義。幸好，機器有點瘋狂，行為是熱情的，而在生命與過世之間的經濟論是愛情的。不過，我們能如此輕鬆地把這再造的理論，施予一個作為（改良過的）普通人的精神分析師嗎？理論會不會就立即重新建構？在1947年，安娜·佛洛伊德寫信給留在奧地利的朋友艾赫宏：「我也想要告訴你，離開維也納對我的意義，還有在心中承負著一段永遠無法再架構上去的過往，這是多麼地奇怪。藉由這個經驗，我得以對潛抑和嬰兒期失憶的形成過程，有了新的領悟。」在心中承負著一段永遠無法再架構的過往：這可以是很平凡地所有分析的動機，與所有移情的原因。似乎，在這個過往上所營造出的理論，是關於失憶